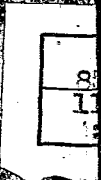


種百一事故

秦瓊賣馬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47.61
116.3
:43



秦瓊賣馬

話說隋朝末年，有箇英雄姓秦名瓊，字叔寶，山東歷城縣人。



他的祖父，是北齊領軍大將軍秦旭；父親是北齊武衛大將軍秦彝；母親寧氏。

這秦瓊生得身長一丈，河目海口，

燕頤虎額，不喜讀書，只好掄鎗弄棒，在街坊好打抱不平；與人出力，雖死不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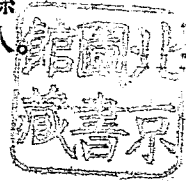
寧夫人常常對他說道：『秦氏一脈，只你一身；拈鎗拽棒，你原是將種，我不來

禁你；但不可做輕生負氣之事，好奉養老身，接續秦氏血脈。』因

秦瓊賣馬

一

808374



此秦瓊每在街坊生事，聞母親呼喚，便丟手回家。人見秦瓊有勇仗義，又聽母親訓誨，似吳國專諸的爲人，就叫他做「賽專諸」。更喜新娶妻張氏，頗有積蓄，性又和順，得以散財結交，周濟微弱。初時交結附近的豪傑，一個是齊州捕盜都頭樊虎，字建威，一個是州中秀才房彥藻，一個是王伯當，還有一個叫做賈潤甫。他們時常遇着，不拈槍弄棒，便講些兵法。還有過路英雄遇着，彼此通知接待，不止一個。大凡人沒些本領，一生只把錢去結識，人人看他做呆子，不肯抬舉他；雖有些本領，卻好高自大，把些手段壓服人；又笑他是魯莽，不肯敬服他；所以名就不揚。若論秦瓊本領，使得鎗，射得箭，還有一樣獨腳本領，他祖傳有兩條『流金熟銅鐧』，『秤來重』有一百三十斤，他舞起來，初時好似兩條怪蟒翻波，後

來一片雪花墜地，是數一數二的。

一日樊虎來見秦瓊道：『近來齊魯地面凶荒，盜賊很多，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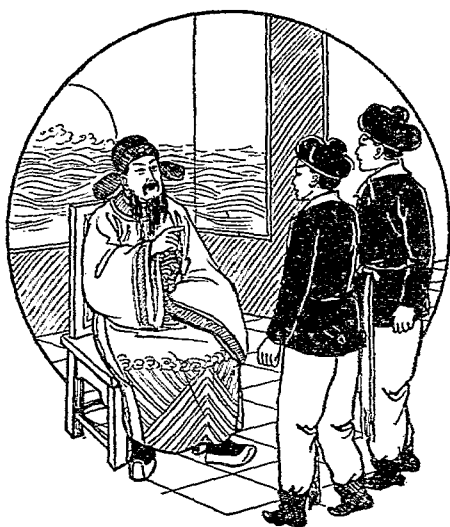
司捕捉都不能了事。昨日本州叫我招募幾個了不得的人，在

本郡緝捕，小弟說及哥哥武藝絕人，英雄蓋世，情願讓哥哥做都頭，小弟作副。刺史劉爺欣然着小弟來請哥哥出去。』秦瓊道：『愚兄一身，不把做官在心；我家累代爲將，若得志，爲國家

梨棗，儘可供養老母，撫育妻兒。這幾間破屋中間，斗酒隻雞，儘可以與知己談心。一段雄心沒捺按處，不會吟詩作賦，鼓瑟彈琴，拈一回鎗棒，也足以消耗他；怎低頭向這些賊官府下聽其指揮？拿得賊是他的功，起得賊是他的錢，還有咱們費盡心力，拿得幾個強盜，他得了錢放了，還說咱們誣良！若要咱濫捕無辜，反害良民，借此邀功，咱心上也過不去！做他甚麼？咱不去！」樊虎道：「事從小做起，功從細積起。你不會幹別的營生，還是去做的好。」

說話間，只見秦瓊母親走將出來，與樊虎道了萬福道：「我兒！你的志氣極大；但樊家哥哥說得也有理。你終日游手好閑，也不是了期。一進公門，身子便有些牽係，不敢胡爲；倘然捕盜立得些功，幹得些事出來也好。」秦瓊是個孝順人，聽了母親一席話，

也不敢言。次日兩個人一同去見『刺史，』這『刺史』姓劉名



芳聲，見了秦瓊，問道：『你是秦瓊麼？這職事，照例也要論功敘補；如今樊虎情願讓你，想你是個了得的人，我就將你兩個都補了「都頭」，你們須要用心幹辦。』兩個謝了出來。樊虎道：『哥哥！齊州地面盜賊，都是「響馬」，全在脚力，方可追趕，須要得匹好馬纔好。』秦瓊道：『咱明日和你到賈潤甫家去看。』次日秦瓊拿了銀子，同樊虎到城西，恰好買

潤甫在家，樊虎道：『叔寶兄新做了捕盜都頭，特來尋個腳力。』賈潤甫對叔寶道：『恭喜兄長！這職事是個「搶錢莊兒」，也是一千係堆兒，只怕捉生替死，誣盜販贓，這些勾當，叔寶兄不肯做；若肯做，怕不起一箇銅斗般家私？』叔寶道：『這虧心事，咱家不知；兄家可有好馬麼？』賈潤甫道：『昨日正到了些。』兩個攜手到後槽，只見青驄紫驄，赤兔烏騮，黃驃白驥，斑的五花虬，長的一丈烏，嘶的跳的，伏的滾的，吃草的，咬蚤的，雲錦似一片。

那樊建威看了這些，揀定一匹棗騮；秦叔寶卻揀定一匹黃驃。潤甫道：『且試二兄眼力！』牽出後槽，那建威便跳上棗騮，叔寶便跳上黃驃，一轡頭放開，烟也似去了。那棗騮去勢極猛，黃驃似不經意；及到回來，棗騮覺鈍了些，腳底下有塵，黃驃腳快，脚

下無塵，且又馴良。賈潤甫道：『原是黃驃好！』叔寶就買黃驃。販子要賣銀一百兩，叔寶還了七十兩。賈潤甫主張是八十兩，販子不肯。潤甫把自己用錢貼上，方得買成，立了契，同在賈潤甫家吃了酒方別。

一日刺史忽然發下一千人犯，是已行未得財的強盜，律該充軍，要發往平陽府澤州潞州入伍。這劉刺史恐途中失誤，着樊虎與秦瓊二人分頭管解。建威往澤州，叔寶往潞州，俱是山西地方，同路進發。叔寶只得裝束行李，拜辭老母妻子，同建威先往長安，兵部掛了號，然後往山西。

却說秦瓊到了潞州，在州城裏找到一家客寓，主人接住。叔寶道：『主人家！這兩名犯人是解來的，有謹慎的去處，替我關



鎖好了。』店主答道：『爺若有緊要，吩咐小人，都在小人身。』
 秦叔寶堂前坐下，吩咐店主：『着人將馬上行李搬下來，把馬帶
 進槽頭去吃些細料，乾淨些的客房出一間與我安頓。』店主道：
 『曉得，我開上房與爺安息罷。』叔寶
 道：『好！』主人掌燈，搬行李進房，擺下
 茶湯酒飯。主人盡殷勤之禮，立在席房
 斟酒，笑堆滿面：『請問爺高姓，小人好
 寫賬。』叔寶道：『你問我麼？我姓秦，山
 東濟南府公幹，到此府裏投文；主人家
 你姓什麼？』主人道：『秦爺你不見我
 小店門外有招牌，是「太原王店」小』

人賤名就叫做王示，告示的示字。』秦叔寶道：『我與你賓主之間，也不好叫你名字。』店主笑道：『往來老爺們，把我示字顛倒過來，叫我個「王小二」。』叔寶道：『這是通套的話兒；這等我就叫是小二哥罷。我問問你，蔡太爺領文投文有幾日的耽擱？』小二道：『這裏蔡太爺是一個才子，明日早堂投文，後日早堂就領文，老爺在小店只有兩日的停留，怕老爺要拜看朋友，或是買些什麼土物人事，這便是私事耽擱，與衙門沒有相干。』叔寶問了些細底，吃過了晚飯，便閉門睡了。明日絕早起來，洗面裹巾，收拾文書，到府前來掛號。蔡刺史陞堂，投文人犯帶見，衙吏把文書拆放公案上；刺史看了來文，吩咐禁子鬆了刑具，叫解戶領刑具；於明日早堂候領回批。蔡刺史將兩名犯人發在監中取管，只是

八月十八日的事。叔寶領刑具到寓處吃飯，往街中一切宮觀寺院頑了一日。十九日侵晨，要進州衙門去領文，辰牌時候，衙門還不曾開，出入並無一人。叔寶只得到鄰近店鋪上下探問，只見有一少年問道：『兄不是我們潞州聲口。』叔寶道：『小弟是山東公幹來的。』少年道：『兄這等不知，太爺公幹出去了。』叔寶道：『那裏去了？』少年道：『到太原去了。』叔寶道：『爲什麼事到太原？』少年道：『爲唐國公李老爺爺奉旨欽賜馳驛還鄉，做河北道行臺，節制河北州縣。太原有文書，知會屬下府州縣首領官員。太爺三更天聞報，公出太原，去賀李老爺爺了。』叔寶道：『太爺幾時得回來？』少年道：『多則二十日，少要半個月，纔得回來。』叔寶得了這個信，再不必問，仍回到寓中。一日三餐，死心塌地，等着

太爺回來；出門人的寓處，就是家裏一般，日間無事，只得吃飯而已。但叔寶是山東豪傑，一餐斗米，飯店上能得多少錢財與他吃？一連十日，把王小二一付本錢，都吃在秦瓊肚裏了。王小二在家中與妻計較道：『娘子！秦客人是個「退財白虎星」，自從他進門，幾兩銀子本錢，都吃在他肚皮裏了。昨日回家來，吃些中飯，菜蔬不中用，就搥盤擲盞起來；我要開口向他付幾兩銀子，你又時常埋怨我不會說話，把客人都得罪到別家去了。如今倒是你開口，問他要幾兩銀子，女人家的說話就重了些，他也擔代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你不要開口，「入門休問榮枯事，觀看容顏便得知。」』看秦爺也不是少飯錢的人，想必等官回來了，領了批文，少不得算還你店賬。』又捱了兩日難過了，王小二只得自家開口。正值

秦叔寶來店中吃飯，小二不擺飯，自己送一鍾暖茶過來，站在房門外，靠着窗子對叔寶道：『秦爺！小的有句話說，怕秦爺見怪。』言下滿臉的陪笑。叔寶道：『你我賓主之間，一句話怎麼就怪起來？但說不妨。』小二道：『因連日店中沒有生意，本錢短少，菜蔬都是不夠的，意思要與秦爺支幾兩銀子兒用用，不知秦爺使得也使不得？』叔寶道：『只是正理，怎麼要你這等虛心？是我忽略，不曾取銀子與你，你那裏有這長本錢供給我？你今跟我進來取銀子與你。』王小二連聲答應，歡天喜地的走進房來。叔寶至床頭去開箱子，伸手進去拿銀子，一隻手卻像泰山壓住的一般，再也拔不出了！

原來叔寶一時失記，所有銀子，被樊建威帶往澤州去了。叔

寶的銀子，爲何被樊建威帶了去呢？秦叔寶樊建威兩人，都是齊州公門的豪傑，點他二人解四名軍犯，往澤州潞州充軍；那時解軍盤費銀兩，出在本州庫吏手內，曉得他二人平素交好，又是同路差使，二來又圖天平法碼討些便宜，一處發給下來，放在樊建威身邊使用。在長安又耽擱了兩日，及至關外，匆匆的分了行李，他兩個都非尋常的小人，把這幾兩銀子，不放在心上。行李文書包件分開，故此盤費銀兩，都被樊建威帶往澤州去了。連秦叔寶自己還只道銀子在自己身邊，總是兩個忘形之極，不分你我，所以弄出這等事體來。一時許了王小二飯錢，沒有得拿出，好生跼促。一個臉登時脹紅了。那王小二見叔寶只管在箱子裏摸，心內也有些疑惑。

叔寶正在着急，且喜摸到箱角裏邊，還有一包銀子。又是那裏來的？却是叔寶母親要買潞州綢，做壽衣，臨行時付與叔寶的，所以不在建威身邊。叔寶只得取將出來，交與王小二道：『這是四兩銀子在這裏，且不要算賬，寫了收賬罷。』王小二道：『爺又不去算賬怎的？寫收賬就是了！』王小二得了四兩銀子，笑容滿面，拿進房去，說與妻子知道，還照舊服侍。只是秦叔寶的懷抱，那得開暢？囊橐已盡，批文未領，倘官府再有幾日不回，莫說家去欠少盤纏，王小二又要銀子，卻把什麼與他？口中不言，心裏焦灼。也沒有情緒，到各處頑耍，吃飽了飯，鎮日靠着炕兒睡，呆呆的空望。又等了十多日，蔡刺史纔方回來，秦瓊便去領了批文，又得了盤費三兩，回店。這時，王小二正在櫃上結賬，見叔寶回來問道：

「秦爺領了批回來了，餞行酒還沒有齊備，卻怎麼好？」叔寶道：「這酒定不必了。」小二道：「請坐，且把賬算起來何如？」叔寶道：「拏賬過來算也好。」小二道：「秦爺是八月十七日到小店的，今日是九月十九了，八月大，共計三十二日；小店有規矩，來的一日與去的一日，不算飯錢，折接風送行，三十個整日子。馬是細料，連爺兩頓葷飯，一日該紋銀一兩，七折算淨，該紋銀二十一兩；收過四兩銀子，短少十七兩。」叔寶道：「這三兩銀子是蔡太爺賞的，卻是好的。」小二道：「還欠十四兩，事體又小，秦爺也不消寫賬了，兌銀子就是了。待我去取平過來。」叔寶道：「二哥慢着，我也不去。」小二道：「秦爺領了批文，如今也沒有什麼事了。」叔寶道：「我有一個姓樊的朋友趕澤州投文，有些盤費銀子都

在他身邊，他領了批文，少不得來會我，纔有銀子還你。」小二道：「小人是個開飯店的，你老爺在此住一年，纔是好生意哩。」卽提筆在賬簿上寫上，九月十九日結算，除收淨欠紋銀十四兩無零。王小二口裏雖說秦客人住着好，肚裏打稿——見那幾件行李，值不多銀子；有一匹馬，又是張口貨，他騎了飲水去，我怎好攔住他？就到齊州府尋着，公門中的豪傑，那裏替他纏得清？倒要折了盤費，去了工夫，去討飯賬不成，只叫見鐘不打，反去鑄銅了。我想那回批是要緊的文書，沒有此物，去見不得本官；不如拿了他的，倒是穩妥的上策。——這些話都是王小二肚裏躊躇，不曾明言出來。將批文拿在手裏看了，還放在櫃上，便叫妻子：「把這個文書是要緊的東西，秦爺放在房內，他要耍子，常鎖了門去的，深

秋時候，連陰又雨，屋漏水下，萬一打溼了，是我們開店的干係，你收拾放在箱籠裏面，等秦爺起身時，我交付明白與他。」秦叔寶心中便曉得王小二捏作當頭，假小心的話，只得隨口答道：「這卻是好極。」話也不曾說完，小二已把文書交與妻子手內，拿進房去了。

小二又叫手下的：『那餞行酒。不要擺將過來，秦爺今日又不去，若說餞行，就是催客動身的意思了；徑拿便飯來與秦爺吃。』手下人知道主人的口氣，『便飯』二字，就是將就的意思了。小菜碟兒都減少了兩個，收傢伙的篩碗頓盞的光景，甚是可惡。早晨的麵湯，也是冷的。叔寶吃了眉高眼低的茶飯，又沒處去，終日出城到官塘路望樊建威來。

自古道：『嫌人易醜，等人易久。』望到夕陽時候，見金風送



暑，樹葉飄黃，河橋官路，多少來車去馬，那裏有樊建威的影兒？等了一日，在樹林中急得雙足只是跳，叫道：『樊建威！你今日不來，我也再無面目進店，受那小人的閒氣了！』等到晚只得回來。看官：那樊建威分手時，原不曾約秦瓊在潞州相會。只是叔寶癡心想着，有幾兩銀子在他身邊，這個念頭撐在肚裏，怎麼等得他來？明日早晨，叔寶又去，到晚又不見

樊建威來。烏鴉歸宿，喳喳的叫，叔寶只得又回來，那腳步便一步難似一步，直待上燈後，方纔進門。叔寶見住的房內點的明晃晃的燈，心中怪道：『爲何今晚這般殷勤起來？老早點火在內了？』停步一看，只見有人在內呼么喝六，擲色飲酒。王小二在內跳將出來，叫一聲：『爺！不是我有心得罪，今日到一起客人，他是販什麼金珠寶玩的，古怪得很，獨獨的要爺這間房，早知有這樣事體，爺出去鎖了門，到也不見得有這事了。我打算要與他爭論，他道：主人家只管房錢，張客人住，李客人也是住得的。我多與些房錢，就是了。我們這樣人說有了『銀子』兩字，只恐怕去衝斷了好主顧，口角略頓了一頓，這些人竟走進去坐了，不肯出來。我怕行李搬錯了，就把爺的行李搬在後邊幽靜些的去處。因秦爺在舍

下日久，就同自家人一般，這一班人我要多賺他些銀子，只得從權。秦爺不要見怪，纔是海量寬洪。」叔寶好幾日不得見王小二，這等和顏悅色，只因掉出他的房來，故此說這些好話兒。秦叔寶英雄氣概，那裏忍得過小人的氣？只因少了他飯錢，自揣自思，只得隨機遷就道：「小二！屋隨主便，但是有房與我安身罷了。我也不論好歹。」王小二點燈引路，叔寶跟着轉灣抹角去到後面。小二一路做不安的光景，走到一個所在，指道：「就是這裏。」叔寶定睛一看，不是客房，却是靠廚一間破屋，半邊露了天，堆着一堆糯稻稭，叔寶的行李都在上面，半邊又把柴草打個地鋪，四面風來，燈光兒也沒處施設。就地放下了拿一片破缸，抵擋着壁縫裏風。又對叔寶道：「秦爺只好權住住罷。等他們去了，仍舊到內

房裏住。』叔寶也不答應他，小二帶上門，竟走去了。叔寶坐在鋪上，肚中十分飢餓，就把金裝鋼按在自己膝上，用手指彈鋼，口裏嘆氣。

忽聞腳步聲響，漸到門口，將門扣了。叔寶就問道：『是那一個扣門？』外邊道：『秦爺不要高聲，我是王小二的婦人。』叔寶道：『來此何幹？』婦人道：『我那拙夫是個小人的見識，見秦爺少幾兩銀子，出言不遜。秦爺是大丈夫，把他海涵了。適纔我丈夫睡了，得有晚飯，送在此間。』

叔寶聞言，眼中落淚道：『你就是淮陰的漂母了。』那婦人又道：『我想你衣服十分單薄，如今深秋時候，我潞州風高氣冷，背脊上吹了這幾條裂縫，露出尊體，不像模樣。飯碗邊有一索線，

線頭上有一個針子，爺明日到避風的去處，且縫一縫，遮了身體。等澤州樊爺到來，有了銀子，換那綿衣，便不打緊了。明日早晨若厭聽我那拙夫瑣碎，不吃早飯出門，我有幾文錢，也在盤內，爺買得些粗糙點心充飢，晚間早些回來。」說完這些言語，把那門扣放了自去。叔寶開門將飯盤掇進，只見青布條撚成錢串，攏着有三百文錢；一索線，線頭上一個針子，都取來安放在草鋪頭邊。熱沸沸的一碗肉羹湯。叔寶初到店中，說這肉羹好吃。頓頓要這肉羹下飯，自算帳之後，菜飯也是不周全的，那裏有這湯吃？因今日下了一夥富客，做這肉湯，那婦人特留得這一碗，叔寶欲待不吃，熬不住腹中飢餓，只得將肉羹連飯吃下。秋宵耿耿，且是難得熟寐，翻翻覆覆睡了一覺，醒了天尙未明，且喜這間破屋，處處透進

殘月之光，他便將身上這件衣服，乘月色將綻處胡亂揪來一縫，披在身上，便趁早起身出來。

帶了這三百錢，就覺胆壯，待要做盤纏趕到澤州；又恐遇不着樊建威，那時怎回？且小二又疑我沒行止私自去了。不若且買些冷饅饅火燒兒，懷着在官道上坐等。走來走去，日已斜西，仍不見樊虎的影跡。一日清晨，叔寶正欲出門，只見外邊有兩個穿青衣的少年，迎着進來，那兩個少年，與王小二拱手道：「這位就是秦爺麼？」小二道：「正是！」二人道：「秦大哥請了！」叔寶不知其故，到堂前敘揖。叔寶開言道：「二兄有何見教？」二人答道：「小的們也在本州當個小差使，聞秦兄是個方家，特來說個分上。」叔寶道：「有甚見教？」二人道：「這王小二在敝處開飯店多

年，倒也負個忠厚之名，不知怎麼千日之長，一日之短，得罪於秦兄，說你怪他，小的們特來陪罪。」叔寶道：「並沒有這語，這卻從何而來？」二人道：「人都說秦兄怪他，有些小賬，不肯還他；若果然怪他，索性還了他銀子，擺佈他一場，卻是不難的。若不還他銀子，使小人得以藉口。」叔寶早知是王小二來會說壞話的人，當即答道：「二位仁兄？我並不是怪他，只因我囊橐空虛，有些盤費銀兩，在一個朋友身邊，他往澤州投文，只在早晚來，算還他店賬。」二人道：「秦兄！你在此日久，想你那貴友，必然已回去了！你只顧在此坐等，他們小資慢，如何供給得來？自然要待慢了。小弟有句直言，老兄切莫見怪。常言道：『和尚要錢佛也賣。』秦兄何不想些什麼法兒，變通些法子，算還他店賬，餘下的做些盤費回。」

鄉，豈非一舉兩得麼？」叔寶被二人一句提醒，因說道：「二兄之言，亦爲有理；我有兩根金裝鐃，乃隨身兵器，就變賣還他店賒便了。」二人叫小二道：「小二哥！秦爺並不怪你，倒要把金裝鐃賣了，還你飯錢，你須照常服侍。」也不通名姓，舉手作別而去。

叔寶到後面收拾金裝鐃，王小二忽起奸心，這個姓秦的奸詐，到有兩根什麼金裝鐃，不肯早賣？直等我央人說了許多閑話，方肯出手。不要叫他賣，恐別人得了便宜去！我哄他當在潞州，算還我銀子，打發他動身，加些利錢兒贖將出來，括金字去兌與人，夫妻發跡，都在這金裝鐃上了。便笑容滿面走到後邊來，對秦瓊道：「秦爺，這個鐃不要賣！」叔寶道：「爲何不要賣？」小二道：「我這潞州有個隆茂當舖，專當人什麼短腳貨。秦爺將這鐃抵當

幾兩銀子，買些柴米，將高就低，我伏侍你老人家。待樊爺到來，加些利錢贖去就是了。」叔寶也捨不得兩條金裝鋼賣與他人，情願去當。回答小二道：「你的所見，正合我意，同去當了罷。」就同王小二走到隆茂當來，將鋼在櫃上一放，放得重了些，主人就有些恨嫌之意，說：「呀！不要打壞了我櫃桌！」叔寶道：「要當銀子。」主人道：「這樣東西，只好算廢銅。」叔寶道：「是我用的東西，怎麼叫做廢銅呢？」主人道：「你便拿得他動，叫做兵器；我們當絕了，沒用他處，只好鎔做傢伙賣，豈不是廢銅？」叔寶道：「就是廢銅了罷。」拿大秤來稱斤兩，那兩根鋼重一百二十八斤。主人道：「朋友，還要除些折耗。」叔寶道：「上面金子也不算有什麼折耗？」主人道：「不過是金子的光景，那裏作得賬？況且那兩個

靶子，算不得銅價，化銅時就燒成灰了！』叔寶却慷慨道：『把那八斤零頭除去，作一百二十斤，實數。』主人道：『這是潞州出產的去處，好銅當價是四分一斤，該五兩短二錢，多一分也不當。』叔寶想四五兩銀子，幾日又吃在肚裏，又不得回鄉，只得仍然拿回。小二已有些不悅之色，叔寶回店坐在戶中納悶。

王小二就是逼命一般，走將進來向叔寶道：『你老人家再尋什麼值錢的東西當罷？』叔寶道：『小二哥！你好猷，我公門中人，道路上除了隨身兵器，難道帶什麼金寶玩物不成？』小二道：『顧不得你老人家。』叔寶道：『我騎這匹黃驃馬，可有人要？』小二道：『若說起馬來，我們這裏是旱地，大小人家，都有腳力，我看秦爺這匹黃驃，倒有幾步好走，若是肯賣，早先回家，公事都完。』

了。『叔寶道：『這是就有銀子的。』小二道：『馬出門，就有銀子進門。』叔寶道：『這裏的馬市，在什麼所在？』小二道：『就在西門裏大街上。』叔寶道：『什麼時候去？』小二道：『五更時開市，天明就散市了。』小二叫妻子收拾晚飯，與秦爺吃了，明日五更天要去賣馬。叔寶只是一夜好難過，生怕錯過了馬市，又是一日；如坐針氈，盼到交五更時候起來，將些冷湯洗了臉，梳了頭。小二掌燈，牽馬出槽。叔寶將馬一看，叫聲啊呀道：『馬都餓壞了！人被他炎涼到這等地步，那個馬益發可知了！』自從算賬後，不要說細料，連粗料也沒有與馬吃了，餓得那馬在槽頭嘶喊。婦人心慈，又不好鋤草，瞞了丈夫，偷兩束長頭草，丟在槽裏，憑那馬吃也得，不吃也得，把一匹千里馬，弄得蹄穿鼻擺，肚大毛長。叔寶怒而不

敢言，只得牽馬外走。王小二開門，叔寶先出門外，馬却不肯出門，王小二却是狠心的人，見那馬不肯出門，拿起一根門閂來，對那瘦馬後腿上打了兩三門閂，打得那馬痛了，撲地跳將出去。小二把門一關道：『賣不得再不要回來了。』

却說叔寶牽馬到西營市來，馬市已開，買馬賣馬的王孫公子，往來絡繹不絕。有幾個人看見叔寶牽着一匹馬來，都叫：『列位讓開些，窮漢子牽了一匹病馬來了！不要挨了他，合唇合舌的淘氣！』叔寶牽着馬在市裏，顛倒走了幾回，問也沒人問一聲。對馬嘆道：『你在山東捕盜時，何等精壯？怎麼今日就垂頭喪氣，到這般光景？』只得牽了回來，這時天色已明，城門大開，鄉下農夫挑柴進城來賣。潞州地方，秋收都是『茹茹』『稽兒』，若是別

的糧食，收拾起來枯槁了；獨有這一種氣旺，秋收之後，還有青葉



哩。』叔寶正在懊惱之際，見老者之言，反喜歡起來了。問老者道：『據你所說，還是牽到什麼所在去賣呢？』老者道：『只是我要

在上。馬是餓急的了，見了青葉，一口撲去，將賣柴老莊家一交撲倒。叔寶急去攙扶，那人翻身跳起道：『你這馬牽着不騎，慢慢的走，敢是要賣的麼？』叔寶道：『便是要賣，到那裏撞着主顧。』老者道：『馬廐雖是跌了，韁口還好

賣柴，若是不賣柴，引你到一個所在。這馬就有人買了。」叔寶道：「你若引了我去賣了只匹馬，事成之後，送你一兩銀子牙錢。」老者聽說大喜道：「這裏去西門去十五里地，有個富戶姓單，雙名雄信，排行第二，我們都稱他做二員外，他好結交豪傑，喜買良馬送朋友。」叔寶如酒醉方醒，大夢初醒的一般，暗暗悔道：「我失了檢點，在家時常聞朋友說潞州二賢莊單雄信是個延納四方豪傑的，我怎麼到此就不去拜他？如今弄得衣衫襤褸，鵠面鳩形一般，卻去拜他，豈不是遲了？正是臨渴掘井，悔之無及。若不往二賢莊去，過了此渡，又無船了，卻怎麼處？也罷，只是賣馬，不要認慕名的朋友就是了。」叔寶道：「老人家你引我前去，果然賣了此馬，實送你一兩銀子。」老者貪了厚謝，將柴寄在豆腐店門口，

叫賣豆腐的替照管一照管，扁担頭上有一個青布口袋兒，帶了一升黃豆，進城來換茶葉的，見馬餓得很，把豆兒倒在個深坑裏面，扯些青柴拌了，與那馬吃了。老莊家拿扁担兒引路，叔寶牽馬竟出西門，約有十數里之地，果然見一所大莊。老莊家持扁担過橋入莊，叔寶往橋南樹下拴了馬等着。

卻說單雄信富厚之家，秋收事畢，閑坐廳前。見老人家豎扁担於窗扉門外邊，進門垂手對員外道：『老漢進城賣柴，見一山東人，牽匹黃驃馬要賣；那馬雖跌落驃，韁口卻硬，如今領着馬在外，請員外去看看。』雄信道：『可是黃驃馬？』老漢道：『正是黃驃馬。』雄信起身，從人跟隨出莊。叔寶隔溪一望，見雄信身高一丈，頭戴萬字頂，早莢包巾，穿寒羅細褶，粉底皂靴。叔寶看自己身

上不像模樣，躲在大樹背後。雄信過橋，只見那馬頭至尾，准長丈餘，蹄至鬃，准高八尺，遍體黃毛，如金絲細捲，並無半點雜色。看罷了馬，纔與叔寶相見道：『馬是你賣的麼？』雄信只道是販馬的漢子，不以禮貌相待，只把你我相稱。叔寶卻認賣馬，不認販馬，便答道：『小可也不是販馬的，是自己的脚力，窮途賣於寶莊。』雄信道：『也不管你販來的，自騎的，竟說價罷了。』叔寶道：『人貧物賤，不敢言價，只求五十兩銀子，充前途盤費足矣。』雄信道：『這馬討五十兩銀子，也不算多，只是膘跌重了，若是上得細料，用些工本，還養得起來。若不吃細料，這馬就是廢物了。今見你說得可憐，我與你三十兩銀子罷！』轉身過橋，往裏就走，也不像十分要買。叔寶只得跟進莊來。雄信進莊，立在大廳滴水簷前，叔寶見

主人立在簷下，只得站立於月台旁邊。雄信叫手下人牽馬到槽頭去，上些細料來回話。不多時，手下人向主人耳邊說道：『這馬狠得緊，把老爺的胭脂馬的耳朵都咬壞了！吃了一斗蒸熟豆，還在槽裏面搶水草吃，不曾住口。』雄信心中暗喜，口裏却說道：『朋友！俺手下人說馬不大吃細料了！只是我已說出與你三十兩銀，不好失信。』叔寶也不知馬吃料不吃料，隨口應道：『憑員外賜多少罷。』雄信進去取馬價銀，叔寶便進廳坐下。雄信三十兩銀子得了匹千里馬，捧了馬價銀，笑容可掬的走出來。叔寶久不見銀子，見雄信捧了銀子出來，心裏十分歡喜，上前雙手來接銀子，雄信料已買成，銀子卻不過手，再用好言問叔寶道：『兄是山東人，貴府是那一府？』叔寶道：『就是齊州。』雄信聞是齊州，就

把銀子向衣袖裏一籠，向叔寶道：『兄長請坐！』命手下人看茶過來。那挑柴的老兒看見留坐，要講話，靠在窗外呆呆聽着。雄信道：『請問仁兄，齊州有個慕名的朋友，兄可認識否？』叔寶問：『何人？』雄信道：『此人姓秦，不好稱他名諱，他的表字，叫做叔寶，山東六府馳名，稱他爲「養專諸」，在濟南府當差。』叔寶因衣衫襤褸得緊，不好答應是我，卻隨口應道：『就是在下同衙門朋友。』雄信道：『失敬了！原來是叔寶的同事！請問老兄高姓？』叔寶道：『在下姓王。』他心上只爲王小二飯錢要還，故隨口就說是姓王。雄信道：『王兄請略坐小飯，學生還要煩兄寄信與秦兄。』叔寶道：『飯是不領了，有書作速付去。』雄信復進書房去封程儀三兩，潞綢二匹，至廳前殷勤敬禮道：『本來要修書一封，託

兄寄與秦兄，只是不曾相會的朋友，恐稱呼不便。煩兄道意罷！容日小弟登堂拜望。這是馬價銀三十兩，銀皆足色；外具程儀三兩，不在馬價數內。舍下本機上綢二匹送兄，推叔寶面上，勿嫌菲薄。叔寶見如此相待，不肯久坐等飯，恐怕露出馬腳，不好意思，告辭起身。

雄信也不十分相留，送出莊門，舉手作別。秦叔寶就和老莊家回來，取出一錠銀子給老莊家，那老兒喜容滿面，拱手作謝，往豆腐店取柴去了。叔寶回到店裏，還了房飯錢，取了批文與行李雙鑊，竟往東門長行而去。

後來叔寶歸唐，隨唐太宗討王世充，寶建德有功，官至左武衛大將軍，封胡國公。



7.61
9.3
43

